

卷三十九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會 校

卷 卷三十九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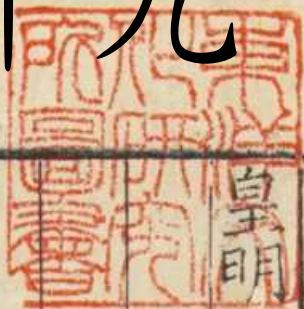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郢李文會重校

原檄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0 1 2 3 4 5 6 7 8 9 10







通鑑綱目考證序

朱右

虞徐昭文考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證刊本脫誤及補朱子之未備凡若干卷名曰考證有以淑後之人其功不細矣子乃為之序曰大道之世典禮命討皆原於天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不作可也大道既隱禮樂征伐出自陪臣刑爵不咨于衆吾夫子蓋不得已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典禮命討之權此春秋之所由作也自時明王不興治教靡著姦臣女后擅政滋甚司馬氏述左氏為編年而發原於韓趙魏亦以王綱所繫典禮所存而天下之大經大法在焉子朱子又祖春秋以修綱目其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政刑之得失人材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九

通鑑綱目考證序

朱石

長虞徐昭文考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證刊本脫誤及
 子之未備凡若干卷名曰考證有以淑後之人其功不
 子乃為之序曰大道之世典禮命討皆原於天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書不作可也大道既隱禮樂征伐出自陪臣刑爵不
 咨于衆吾夫子蓋不得已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典禮命討之
 權此春秋之所由作也自時明王不興治教靡著姦臣女后
 擅政滋甚司馬氏述左氏為編年而發原於韓趙魏亦以王
 綱所繫與禮所存而天下之大經大法在焉子朱子又祖春
 秋以修綱目其歲年之文近國統之離合政刑之得失人材

之賢否大書以提其要分註以備其辭誠有得於筆削遺意
後世之鑒識昭矣近代尹起莘發明既相依附汪克寬考異
又多未精比以朱子凡例參會今本未免致疑茲讀徐君考
證則渙然冰釋矣其大者如莽之弑帝必加進毒操懿進爵
必加自爲劉裕朱晃稱帝必著其姓君臣之義凜不可犯漢
昭烈章武三年分註建興晉武太康十一年分註永熙父子
之倫有叙不紊如漢景尊太后則加薄氏帝禪立張后則加
貴人于以別嫡庶貴賤之分竇憲曰舅梁冀曰后兄楊堅曰
后父楊釗曰貴妃兄于以懲外戚僭竊之禍高力士李輔國
程元振輩皆書宦者于以防寺人干政之患拓拔祿官南詔
酋龍之卒皆以死書于以戒四夷亂華之漸李從珂必書養
子又以著異姓絕嗣之危他如高后廢少帝則改曰主霍光

輔少主則改曰帝至若臨視如幸攻討誅弑莫不注意而備
書之一字褒貶善惡靡逃然後朱子立言之旨無毫髮爽其
君臣賢否之實治忽盛衰之機已瞭然于心目間學者自是
無缺畧抵牾之患徐君之用心可謂公且勤矣使朱子復生
必將有起予之嘆是書之行詎不有關於世教也哉其徒將
鋟梓以傳遂書于首簡

性理本原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亦氣化中一物爾然其所以爲造化
必有尸之者理而已矣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又曰體物
而不可遺則理者又天地萬物之本原也是故君子卽物以
察理未嘗有無理之物卽理以觀物未嘗有物外之理子程
子白冲漠無朕萬象森羅已具殆難以迹求之也自夫河洛

出圖神聖闡閱所以立萬世人極者固已昭然于簡策矣孔
孟既沒道學不傳世之言治皆苟而已幸天未喪斯文濂洛
間出無極有圖東西有銘與夫定性好學之論百世不惑揭
日月於中天昭矇矓於既昧真來學之指南後世之衡鑑也
右生也晚於道靡聞父師有訓敢不祇承熟讀詳味恍乎有
覺安敢自私故錄其尤要而切近者輯而為編名曰性理本
原且以河圖洛書揭之首本諸天以示乎人次叙太極國說
定性書好學論西東二銘擴諸人以復乎天蓋異世而同符
者性理之本原至矣復以通書一卷感興詩一卷附于後若
正蒙諸書或有未純茲不復輯學者苟能於是書讀之習而
講之精知之明而行之力氣化之流行人心之妙用有不待
他求而能知天人之蘊奧聖學之淵源亦可指顧而得豈不

為得其要乎至於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歿壽
不貳脩身以俟生順死安無復遺憾於出治乎何有學者其
毋忽焉

九靈山房集序

桂彥良

士未嘗欲以文名世也以文名世者士之不幸也有可用之
材當可為之時大之推德澤於天下小之亦足以惠一邑施
一州盡其心力於職業之中固不暇為文然其名亦不待文
而後傳也至於畸窮不偶畧無所見於世頗自意世之人既
不我知則奮其志慮於文字之間上以私託於古之賢人下
以待來世之君子烏乎是豈其得已哉此余於浦陽戴先生
而有感者也先生異時在承平之世從鄉郡大儒待制柳公
貫侍講黃公潛遊俊偉秀發軒然時輩中已有文名然志在

用世未暇切切於此也及事與志乖所如多不合知其無所就功名遂抑情遁迹盤桓乎山顛海澨訪羽人釋子而與之居益肆力於文凡觸心抵目天地日月寒暑山川草木奇異之觀羈人狷士之遺跡隱行皆紀而載之因以寓其無聊不暢之思發其瑰傑磊落之氣清深雅潔徃徃無愧於古之能言者雖其用意精絕而先生之窮不幸亦至矣然世之得所願欲食祿據位者何限求其勲業則未知有聞問其同時之人已不識其姓名者有矣彼雖幸必非不幸而先生之窮庸知非幸哉先生之子禮輯錄成帙辱以相示余非能知先生者然亦有志於斯事故附私說于後使觀先生之文幸者可

以自省而不幸者足以有發也

周易旁註前圖序

朱邦

愚自中年以經書授徒教子每於本文之旁著字以明其意義其有不相連屬者則益之於兩字之間苟又有不明不盡者則又益之於本行之外學者讀本文而覽旁註不見其意義之不足也惟易旁註則有前圖者易之爲易其本也圖象而已文王周公孔子之書實爲圖象作註脚故明此經者不得不求其本也河出圖洛出書天不愛道泄諸象數一可已二何居作河圖洛書合一圖第一聖人之則之也八卦成列而又因而重之其傳於今也各有橫圖圓圖而六十四卦圓圖中又有方圖則亦悉矣帝出乎震成乎艮其方位之象又何爲哉作先天後天合一圖第二先天後天其始其終既各有序矣連山歸藏首艮首坤今不能知而周易首乾坤終既未濟經分上下其間卦序乃復如彼作周易卦序圖第三卦

變也卦主也互體也卦數也卦位也納甲也之六者時雜見於經傳必各著其全使人可通攷焉可也作六圖第四淳安夏氏有讀易十字樞愚平日竊窺於易得三大義二者經傳訓釋之機要也則以附六圖之後聖人處憂患之道自履至巽其傳古其指深卦之名義殆未足以盡之也作三陳九卦圖第五揲著以求卦因變而用爻比義從長宜勿拘一說作著卦變占圖說第六夫子言著卦之德曰圓曰方固非其直曰七奇八偶而已作著七卦八圖第七邵子天根月窟之吟非為今易安註脚也豫章蕭氏周易卦序之學區別於三畫六畫之原而象意昭融玩味乎正變始終之故而教道明著前纂為圖今錄其全文于後而係以邵子之詩履運處身同一揆也作三十六宮圖說第八八圖為之前而後周易旁註

可得而讀矣

葉宗茂哀詩序

朱升

新安葉宗茂有清才年僅四十有四卒于金陵邸見聞者哀其遭時之不偶也為之賦詩而望之老友朱升為之序序曰宗茂葉濂翁之子也生二歲移家于蓼自其幼以敏給聞稍長治進士業從余復卿先生學戴氏記歲丁亥歸就鄉籍試有司明年予歸自燕山取道至蓼訪之後五年淮兵起宗茂避地歸鄉兵旋至蹂郡邑宗茂從鄉兵奮禦稱能後四年江南開省或薦之起家知婺源州時州境未定非美官也既而鎮戍官適前從統鄉兵者於是上下相安得行撫字之政再考乃代代者不善於民宗茂美聲益遠播矣使說蜀說所長也既而不遣使督造戰船事集使守皖境接婺源民歡其

至成將與之不協不父罷去論滿漢二年讀書治藝不成成
或又適其所督造船不善重得譴去年使使於所賦尋仍十
倍其家產不給也子仁效緹繫上書得免今年夏以病終嗚
呼宗茂而止於斯邪宗茂風神秀澈言笑媚媚讀書史不數
過成誦爲人比方解說無不喻者隆師親友知宗茂志人貧
難有國士風作詩有思致有所論述滔滔不厭倦一時欲有
爲於世者往往以器器待之然而天性率直不能曲爲謙退
推讓以苟悅人視已之善如人之善視人不善如己不善非
古心古道之士不能不相齟齬宗茂之得譽毀以此楊子雲
曰世亂則賢聖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亂世
之民困於供億任則困於責任不能集事者得罪而論聖集
事則事愈歸之甲兵錢穀撫綏應對豈一人身所備一不善
卒不得免焉使宗茂之涉世也得二四十年不亂卒其經術
名進士也展其事業良有司也又加之以年壽歛華而實爲
賢公鄉鄉先生以善後來使衰老者得所倚賴豈不甚善而
乃止於此豈特其一身一家之氣運邪始宗茂從余遊與發
源俞仲謙偕二人通家昆弟出處必相從仲謙能以義相正
若不相能也宗茂既卒平生所與善相附者衆而能存知其
孤永其身後名者仲謙一人余故雖以宗茂能得友古心古
道未始絕無人自慰而重念人間世之可悲也嗚呼宗茂則
已矣吾與仲謙之悲何時而已邪

贈徐大章序

梁寅

余昔以戊子歲之秋至金陵迨庚寅歲之夏將歸江右以爲
錢唐江左之名郡也於是行而不一遊焉則將無時而至也

乃命兒子岷買舟載書籍繇京口而往留錢唐踰一月於賢士大夫固多見之矣而天台徐君大章家于是郡爲侯泮助教考其蘊蓄聆其論議而又相與之勤相顧之厚心尤慕焉西還之後不二年而兵興竄身巖石之下屏跡田野之間每思金陵及錢唐恍然如夢寐之所歷心雖係焉而跡不可以復至矣

今上龍興金陵爲鉅麗之都視前時益盛吳元年丁未歲以詔徵至都四方之士翕若雲集而大章亦以嘗爲郡文學見徵於是得復與之會相持問勞以喜以歎思曩時之周旋誠猶夢寐不期復見於此也是時上方文武並用丕武隆古肇置三局一曰律局以定律令凡舊官之陳於憲章者居之二曰禮局以究禮儀凡宿儒之通於古制者居之三曰誥局

以撰誥命凡俊才之優於文辭者居之余備員禮局而大章撰誥文同居官寺者半歲或談辯於蚤莫或賞詠乎風月大章之學之文固進於往昔而余之益老且衰則日退而已嗟乎昔之見也不期再見於今日而今之見也又可期之於後邪其睽之久也其地之遠也而乃無一言以爲別於人情何如也而余之贈以是言則所期於大章者固不啻如今而已也

送余縣丞序

梁寅

五方之民俗有不同繇山川爲之限隔而風氣殊焉長民者因其習俗爲之政教率其不同以歸于同斯爲善治矣今天子肇興鴻業威明竝用疆境日闢齊魯之地悉歸輿圖而州縣之長貳方慎於遴擇旣擇之當則進之殿庭而訓飭

之若曰北俗之淳質異南土蒞以純誠斯治之宜馭以譎詐
匪道之正當是之時余君宗賜以賢良選為丞於般陽之長
川吾知其無負於訓飭也君三衢世家其讀聖賢之書思勵
其躬而措之政固蘊之也久矧以其淳質之性臨淳質之民
其奚至於齟齬哉嘗聞乎北俗其一家之幼少必聽命乎父
至嚴也至敬也凡齒德之尊於一鄉鄉之民必率以聽其教
斯為鄉之父縣之令丞治一縣縣之民必率以聽其教斯為
縣之父州之守佐治一州州之民必率以聽其教斯為州之
父而南之俗或愧焉其為一家之子者或乃不知敬其父矧
為鄉縣州之民而能教其鄉縣州之父亦幾何人哉大率豪
陵其善貪譏其廉文嗤其質巧侮其拙偽欺其誠伎疾其仁
若是者固自謂之賢也而莫以為恥也之長川能因其美俗
以成其善治使北州之民咸曰維南有君子斯誠稱於任使
矣太平之基惟賢是資君必勗之

贈安慶知府譚敬先序

汪仲魯

臣子趨君父之命不計利害惟忠義之為尚非達於理者不
能然譚君敬先知安慶之明年夏六月寇至鎮卒不戰以潰
寇退君倡僚幕之官撫殘傷遺民固守三越月或曰郡府無
兵甲寇出沒難測未若還請命于省府君不聽九月幾望右
丞徐公達領兵城安慶於是民得安全而官有寵錫之榮又
明年八月我
吳國公躬率舟師解洪都之圍三戰皆捷大敗陳氏之兵其
將校悉以殺溺擒降偽主友諒中流矢死降其卒數十萬盡
得其樓船

公憫江夏之民屢年困迫于陳氏戰鬪供億不少蘇不忍輒以兵加之謀得其人將命以招諭之而譚君往焉或曰友諒死未知其信否不可以輕往或又曰友諒果死其嗣子必繼立亦不可往君曰

上命也其可辭避乎於是奉命趨江夏宣明

吳國威德懷柔寬惠之恩言論慷慨氣不餒竭人爲之感動厚其禮遇乃以其官使來復命若是二者豈非不計利害惟忠義之爲尚者乎苟不達於理而惟人言之去就鮮有不較乎利害者也以趨利避害爲心而能忠於事君者未之有也故曰非達於理者不能然君既復命還安慶九華知府劉君喜而寄頌以詩九江宋伯折又率郡之能詩者咸歌詠之新安汪冲魯乃以事之關於大節者二并書以爲敘

送彭萬里之江安序

王師西平江漢伐罪弔民義明勢張人心翕合是故一戰而殺其大將焚其巨艦再戰而俘其衆不可以數計三戰而繼其渠魁降其將卒數萬蓋得其樓船古今大快靡逾於此夫殺主自立逆亂天常者人得而誅之國家申明春秋大義於天下江漢之民望風順服知者獻謀勇者効力抱才藝懷道德山林幽遠之士率皆振奮而願有爲於時也况其勇健有謀直言好善如吾彭萬里者哉萬里以萬戶侯從鎮同安戰守招懷屢建勳績向之三戰皆預焉茲再往江夏且視予疾以別予覩國家盛事絕古今多士雲集而予則病廢甚不能振拔有爲獨壯萬里之行也執其手而語之曰王師方拯民於水火之中保之若赤子俘獲者盡釋不殺仁

聲達遠邇真所謂保民而王者哉夫義之著所以勝敵也仁之孚所以安民也敵勝而民安以定天下不難也大丈夫樹勲名於不朽殆不違斯言也夫

王生歸儒序

葉致中

能言距楊墨者孟子謂之聖人之徒天徒距之而輒與之若是其重則逃乎彼而來歸者得無與其賢哉友王生故擢紳名家幼失所怙其族人舍之逍遙觀爲道士饒而來學於余聰悟警敏若聖賢之書諸子史傳既習聞之乃幡然曰家素以儒科顯不幸而中微而不肖者幸生以粗有識知乃棄去從老氏恐非先人遺意也乃解其冠裳謝其師歸讀書于其家別業於是吾黨儒者無論疏遠咸嘉尚之至有禮延之俾淑其子弟者嗚呼昔太史公著六家序說曰儒者博而寡

要勞而無功又曰道家者流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絀聰明去健羨兼五家之長爲足以爲理夫太史公之論若是王生爲其徒矣習聞其學矣乃能尚吾儒之教舊爾來歸爲儒門弟子師則是夫能言距楊墨者其輕重爲何如識者必有以辨之乃有請余言以美其志者予曰儒者之道何道也儒者卽天地以爲道也天尊而地卑君臣之位也天生而地成父子之繼也一陰而一陽夫婦之配也日月星宿四時寒暑其比並其先後小大朋友長幼之則也觀乎流行之有序發生之有和禮與樂可行矣察乎天之經地之緯明乎陽之舒陰之慘政與刑可作也聖人者出仰觀俯察立爲經制莫非以天地之道以爲道人之爲人者生於斯長於斯而待盡於斯固不能外天地以爲人惡能外天地之道

以爲道哉能外天地之道以爲道又惡能絕君臣父子舍禮樂刑政以爲道哉知乎此則太史氏之說然乎否乎雖然彼曠然者無所知無足與適也知而不之信信而不釋其所從知猶不知爾若生者可謂能賢也哉生雖貧志不屈身不汗爲吾道自樹立遂吾人倫長吾恩愛朋徒來從窮則相切以自善達則大行以兼善不其偉乎於是而有以吾言爲足以輔吾教且有以達其志遂請書以爲序

贈蔡山人序

宋玄僖

自知其命者而後可以言人之命命豈易言哉富貴貧賤命也壽夭禍福命也命懸乎天天之所爲深遠莫測而人欲言其將然無有不驗難矣哉是故非自知其命者不可以言人之命也蓋知命爲君子君子之心不蔽於物而理無不燭理

既燭矣於富貴貧賤壽夭禍福一聽乎天之所爲而無不樂焉既以樂乎已又以語乎人曰富貴命也知命者不濫不危斯可以長守富貴也貧賤命也知命者不諂不濫斯可以久處貧賤也壽夭禍福命也知命者不偷活不傷生則壽惟其壽而夭非其天也不足欲不蹈險則福惟其福而禍非其禍也斯言也人苟聽之於世教不有助乎夫以匹夫之言而有助於世教非君子其孰能之術數之學云乎哉上虞蔡某山人蚤嘗習進士業試不利卽委分田野而無競於時非自知其命者歟中年難於生事乃以五行書推人生年月日所直日辰而有以勸之於其富貴者勸其不濫不危於其貧賤者勸其不諂不濫於其壽夭禍福勸之以不偷活不傷生不足欲不蹈險爲人言命而所勸若是此以君子之道處已處人

者歟不然何其不專尚乎術數之字也余父處貧賤者也今年春遇山人田野間聞其言知其有志乎君子之道而心竊喜焉因其徵余言故有以贈之

半軒集序

申屠澂

忠義者生人之大閑也忠者必我義者必忠全其義者未有不全其忠者也有若故半軒先生鄭仲潛父其全忠義者乎先生浦陽義門之碩德與義俱生者也吳貞文公宋太史公則先生之師也元太師道濟公則先生之知己也留膠下者甚久言天下事計無不聽當時被其澤者多矣道濟公以誣罷相先生遂以永嘉幕官航海南歸在官半載拂衣還家暨運啓休明海內仕隱之名流莫不起而彈冠翔雲路先生年正強方且閉關纂修贊理不政作為文章深韞諸德賓客

之慕義者輻輳雖舊交或辭以疾不見而况其文乎如是者幾四十載可謂難矣晦其明於天日昭露之下保其貞於風霜凋落之餘養其素於岸谷高深之際跡之匿也如完壁非遁乎山林也身之隱也如藏珠非逃乎江海也惟其積諸內者純乎義故其施諸外者純乎忠也非智周於物者能之乎嗚呼先生激之世契也比年以來數承下風論及勝國之事蓋有不勝其感慨者焉其忠義之見乎辭色者猶若是其耿耿也古人云文才之高學博而識卓者謂之三長先生蓋兼而有之至於擴先儒之所未發究先儒之所未明皆可以見諸行事而非空言有不待贊美者讀者當自得之若夫履歷之初終已備於今王太史所述墓銘茲不著者其忠義之太身名之全以白于天下使人人知先生之明哲如此後之人嗣

先生之忠焉嗣先生之義焉是大有關於名教也昔宋之亡
閩南有義烈之君子曰謝皋羽嘗參文丞相文山公之軍事
文山公死于燕而宋社屋自放於山澤間作為歌詩終不肯
出仕人到于今稱之先生之志節可謂同矣而夷然樂道以
全其天不有皋羽徬徨悲歌之隘則又有過之者先生之名
與之竝傳可無憾於世矣

上虞孝女朱娥詩序

唐肅

予昔過曹娥廟著論云娥未事人而死漢稱孝女禮也今廟
祀乃以夫人謚夫有君子而後為夫人生而女死而夫人可
乎娥之孝不以女薄不以夫人厚也及至吳見海濱有廟祀
天妃某夫人者云本閩中處女死為海神則又歎曰妃配也
天之主宰曰帝天妃者豈帝之配邪處女死為神稱夫人謬

矣而又謂之天妃可乎歷代祀典掌之宗伯議之朝廷凡非
禮若此者孰能革而正之哉今年來上虞邑人魏士達謂予
曰吾邑有朱娥者在宋治平三年以十歲女子死於大母之
難當時里人為立祠邑南記之者郡從事虞太寧也政和三
年邑令席彥穆主簿孫衍尉向冰重修之記之者新定江公
亮也今祠宇碑碣墜於兵火久矣里長老猶能言其故處往
往悲悼歎惋以不得復舊為恨宋熙寧間會稽邑令董偕嘗
以娥配享曹娥廟蓋二娥俱吳邑人曹娥廟在江之西地屬
會稽朱娥廟既廢不得專祠而僅享他邑他廟之祔食雖娥
之神無間於此疆爾界娥之孝不以專祠為重祔食為輕而
吾長老子弟所以悲悼慕嚮者則以為非專祠於吾境不可
也且舊廟寔作於民官於此者未嘗請封請額於上得若曹

娥者尤邑人之憾也故吾黨之士咸追誅其事而求予序之
將持以爲有司告庶幾有所感動得轉聞之上而遂其請焉
嗚呼盛哉邑人之心也夫孝風俗之本苟以孝名者千載猶
一日也宋娥之死二百年人猶思而悲之不忍廢其祭而
懇懇以爲急務蓋娥純孝有以感人心於二百年之後而
其人亦可謂之知夫敦勸風俗之本者有司聞之寧不奮然
而興義舉乎不然則亦無異於向之官此者矣娥之未得封
謚雖若可憾然向使得之而加以非禮之稱若曹娥天妃者
猶不得也今 國制一新居宗伯者必有知禮之君子於異
代之失庶幾革而正之寧肯踵其失乎敢因序是詩而及之
以識吾昔者之感且有俟於今之在上者云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九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一

心學圖說後序

蘇伯衡

金華坦谿之上有隱君子曰鄭君彥淵宋川陝真制忠愍公
之六世孫也始余得其墓書註釋讀之固意彥淵儒者乃今
讀其心學圖說信彥淵之爲儒者無疑矣夫堯舜禹之相授
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萬世正學
於是乎出焉商周繼之其間聖賢焉不學而亦焉有外此以
學者哉逮乎周衰聖人不作異端竝起其所以爲學者大抵
非帝王之學漢興羣儒掇拾遺經於秦火之餘往往溺於訓
詁而不知反求諸心則既失矣後千數百年濂洛諸大儒出
當宋世相與倡明聖學而論著焉子貢之徒所不得聞於仲